

赵德平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原型张淑香在一起

始终保持平民的视角

——记大厂评剧团团长、剧作家赵德平

扬 帆

从电影《嫁不出去的姑娘》到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剧作家赵德平已有10余部影视剧作品反映农村女人的形象。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管是婚姻,还是地位、前途,无不渗透出他对社会、历史、人生深刻的思考。他长期生活在基层,深深的乡土情结牵动着他关注与思考父老乡亲们的喜怒哀乐。

在赵德平笔下的诸多人物中,最出彩的是女性。若问这种"女性情结"缘何而来?首先得从他的母亲说起。母亲盛叶兰是父亲的"填房",由于年龄差异和所受教育不同,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爱情。父亲只知道挣钱,给母亲花钱十分慷慨从不吝啬。但父亲大男子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孤傲、冷漠,不懂情趣,不懂沟通,生活习惯乃至为人处事,与母亲格格不入。母亲认为,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只有忍。就是这种"忍",扼杀了母亲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的自我意识。从中,赵德平不但体悟到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也看到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剧。

其次是他的妻子孟秀兰。在她身上凝聚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俭朴,善良正直,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赵德平坦言,他们之间虽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但几十年来坎坎坷坷,打打闹闹,妻子只有奉献,只知认命,那种"破耙子摞上了"的粘劲儿,着实让赵德平感动。良知告诉他,妻子为自己生儿育女,辛辛苦苦大半生,是个好人,没有爱情尚有亲情。于是他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事业上,稳固的后方给了他无言的支持,使他一步步走出了一条属于他的路。同时,从妻子身上,他也看到了封建传统观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毒害。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赵德平的第一部大型喜剧《嫁不出去的姑娘》搬上舞台后,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在省级汇演中独占鳌头,捧回了全部奖项,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又将此剧拍成了电影。

《嫁》剧是赵德平塑造女性形象的第一部作品。女主人公彩凤自认长得漂亮、轻浮草率,贪图享受、虚荣爱财。她朝三暮四的爱情观,导致最后鸡飞蛋打。全剧初闯"婚恋禁区"的主题,清新的喜剧格调,观众在捧腹不禁的同时,又体会到一种涩涩的悲剧意味,令人回味无穷。

之后,赵德平又分别在《啼笑皆非》、《罪人》、《私生活》、《水墙》和《红旗袍》中塑造了多个女性形象。特别是由他编剧的荒诞剧《男妇女主任》,更是赢得观众的好评。这个剧源于赵德平老家的真人真事。写的是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如何找准自己社会位置的主题。这出戏竟然也与女人有关,围绕着剧中刘三婶、刘梅兰、梁淑芬等女性形象展开,不管是新媳妇尿炕,还是产妇没奶,计划生育上环……妇女主任刘春华不辞辛苦地奔走在各家各户,演绎着一个个荒诞故事。著名笑星赵本山一眼便看中了这个剧本,将其拍成电影,并荣获了华表奖、百花奖等多个奖项。

早在1994年,赵德平就开始酝酿创作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袁庄村有个姑娘张淑香泼辣能干,有胆有识,但嘴茬子厉害,二十大几尚未婚嫁。哥哥已找好对象,因没过门儿的嫂子声称:小姑子不出嫁,她就不进门儿!因此,有一天淑香找到赵德平说:"老伯,您给我介绍个对象吧!"赵德平便对妻子说了此事。妻子说:"我娘家村有一户人家老实本分,但老太太生病去世钱花光了,一个光棍爹带着3个儿子,4条光棍,不知淑香敢不敢嫁过去!"赵德平便把情况如实向张淑香说了,谁知她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赵德平陪张淑香来到三河市南杨庄乡小闫各庄村相亲。没想到淑香进门先用脚丈量院子大小、房屋檩条粗细,本来相的是老大,却看上了老二,让赵德平很没面子……一连串令人惊诧的举动成为了新闻。男方的姑姑觉得这么个"二百五"媳妇不能要。怎奈当时家里条件太差,忠厚的老大为了弟弟能娶上媳妇,劝全家人同意这门亲事。老父亲做主,张淑香最终嫁给了老二。更没想到的事情接踵而来,新媳妇进门儿就要求当家,于是在当家与分家问题上展开了矛盾……几年中,张淑香拼死拼活历尽艰辛,她收废品、开饭店,从倒卖小猪崽儿到办起了大规模养猪场……终于,把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变成了当地首富,还给大哥和公公都找了对象,令村里人刮目相看,她终于当家成功。这个为改变生活现状整天摸爬滚打的农村女人,实现小康生活的理想达到了,而她的夫妻感情却失败了……张淑香就是在赵德平眼皮子底下的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女人,性格独特,奔放、热烈,对生活充满憧憬与希望的现代农村女性形象,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吗?这使赵德平又一次燃起创作的冲动。于是,他以张淑香为原型,写出了18集电视剧《当家的女人》。此剧一经播出,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主人公张菊香活灵活现地向我们走来……

著名剧作家孙德民、兰万玲,在赵德平《当家的女人》故事基础上创作改编了舞台剧《女人九香》。在2009年度文化部国家精品工程剧本评选中,排名第一;此剧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立刻在河北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在本年度"天威杯"首届河北梆子艺术节和第八届河北省戏剧节中均获优秀编剧奖及导演等全项大奖;不仅在文化部主办的"向祖国汇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北片)展演"活动中获奖,而且在《人民日报》刊载的(2007—2009)荣获全国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中榜上有名。

近期,赵德平的工程性项目《当家的女人》姊妹篇、百集电视剧(上部33集)《进错门的女人》已脱稿。该剧是一部深度探讨中国农村女人的人生大戏,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代表:其一,以花彩蝶为代表的追求美好、敢爱敢恨、释放自我、聪慧自然派;其二,以李淑兰为代表的纯朴善良、率真本分、坚韧刚烈的伦理派。这两种独具特色的农村女性形象,不但相互挑战、对比、磨合、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也在力争冲破自身和外界的种种束缚,寻找美好与幸福,并在生活的磨砺中得到人格的觉醒。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个本不该进一家门的女人却进了一家门,并成了一家人。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新时期中国农村女人身上特有的内涵。此剧除了这两种典型的人物性格外,还有一种现代派女性形象,给人以清新时尚之感。

赵德平是一个影、视、剧三栖奇才人物。他将一个县级剧团办成了全国基层剧团的一面旗帜,年演出收入超千万元,固定资产达数千万元。他不仅时刻保持着"品牌"意识,并时刻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平民视角。只有这样,艺术的根基才会牢固,才会不断有新的人物形象创造出来。

我们期盼着他的最新作品《进错门的女人》面世。



赵德平和农民生活在一起

携着电影梦想快乐前行

——记导演叶大鹰

孙华迪

叶大鹰是一个可以用"好玩儿"来形容的人。别人觉得很大的事情,比如三五千万拍个电影,他在谈笑之中信手拈来;别人觉得很小的事情,比如下个厨煮个粥之类的,他也愣是能从中领悟到人生的细节和生活的乐趣。50出头的人了,总是时不时地流露出令人惊叹的好奇心,实在、率真得令你无所适从。他是一个永远在检讨自己要言行谨慎且永远也学不会改不了的人,在不同场合中真性情均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叶大鹰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当他搜肠刮肚按照年份去回忆自己的青春时,恍恍惚惚的一阵心痛——竟然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16岁就告别了学生时代。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乡村,遍布了他"玩耍"的足迹。那时候他很忙,忙着去黄浦江边钓鱼,去农村同学家喂狗,去江边游泳,顺便挖蚯蚓准备第二天的鱼饵……他读的小学没名字,是工厂附近农民公社办的农村小学,白色平房围出一个小土广场,到处都能闻到浓重的稻草味。老师们念课文的腔调很像唱评弹,至今还总写错别字的原因,就是那时一上语文课就像在听戏——老师眉飞色舞地唱书,他一句都没听懂。18岁他被分配到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上技校,专业是钳工。那段久远的时光,和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起混杂在记忆之中。

作为将军的后代,叶大鹰的热血与爱国之情不是体现在言行上,而是渗透在细胞、骨髓中,连拍摄影片时的笔名,都取作"叶缨"。他是少有的能将主旋律影片拍得唯美细腻、震撼人心的导演。他说自己从没有刻意走"主旋律"路线,但在他执导的电影作品中,总是彰显着共产主义信仰和感人至深的人性光辉。作为一种追求,是为了讲述一个人们没有想到的故事、拍一部别人拍不了的电影、做一件对个人对国家都有意义的事情。

在电影中,他一直想表达能感动自己、也感动观众的真实和震动。在一股红色漩涡中,他触碰到了更深层次的灵魂,从而更找到了精神和信仰的无穷力量。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执导了《红樱桃》;国庆50周年,他拍摄了《红色恋人》;今年,他又带来了视角独特的新片《天安门》。他想要表达的不只是天安门和开国大典的辉煌历程,更多的是凝聚在这一辉煌时刻背后,普通大众、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叶大鹰说,拍《红樱桃》和《红色恋人》时并没有"红色三部曲"的概念,但是拍完《天安门》后这个感觉很自然涌现出来。他将其列为红色系列的作品之一,英文名为《RED》。3部电影的红色情结,暗合着新中国革命和解放历程中的三个时代,冥冥中形成的序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完成。

早在1997年筹备《红色恋人》时,叶大鹰已有了拍摄《天安门》的构想,这缘于他看到一组天安门的老照片,带给他很大震动。天安门,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和首都,还有人们内心深处寄托的一种情怀,他希望通过电影再现那段激情彭湃、刻骨铭心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更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故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牵扯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巨大投入是不可估量的。面临着当年这些无法逾越的现实难题,《天安门》成为他的一个梦。

这个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就孕育的梦想,终于在新中国60岁华诞时得以实现。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横店有一个明清宫仿造的"天安门",国内的数字技术无论是再现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还是领袖都具可行性,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电影市场较10年前突飞猛进,容纳5000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制作费都成为可能。

每一部电影都有各自的艺术寿命,时间是最终的检验。叶大鹰一系列红色作品的成功,体现了何谓"既商业,又真诚"。在奉行强势资源垄断的运作时代,票房以及收视率同样能被操纵或影响,不应作为衡量影视作品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明星是商业电影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与电影创作上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

让叶大鹰想不明白的是,身为导演在创作问题上保持批评状态,是基于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作品的尊重,希望在专业问题上的探讨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不被曲解成"炮轰"的意思。有媒体把他发表的对某导演某作品的看法说成是对谁谁谁的"炮轰",这使明明属于文艺批评范畴的言论,一下子就成了人身攻击。文艺批评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保护和推崇的,叶大鹰把自己比作"娱乐战壕里的战士",他说,总不能全民娱乐化,总不能把所有的真诚都当成笑料,总不能只看着所谓的明星就把国家的历史和未来都忘得一干二净。

相对于投资回报而言,叶大鹰更注重的是电影的品质。在《天安门》拍摄期间我去横店影视基地,眼看着摄制基地的天安门场景随着影片进程的拍摄几经翻修:由最初北平解放时的破败不堪,到重建修缮时的朴素简陋,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气势恢宏,尽最大可能地如实还原历史。为了能达到最满意的拍摄效果,叶大鹰在场景设置的诸多方面煞费苦心,从地面石砖的缝隙、杂草、水洼,一直到墙面的凹凸、裂纹、石灰……再小不过的细微之处,都体现了该片制作水准的严谨与精良。为拍好装修天安门的场景,剧组将横店影视基地1比0.9建造的"天安门"种上野草、搞烂墙壁、竖好电线杆,甚至还复制了一辆前门的"铛铛车"。剧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场景设置及修复等各方面的费用已达500万元。影片中的开国大典,现场群众演员大约2000人,还专门调遣了大量部队战士参加演出。为体现当时天安门壮阔雄伟的拍摄效果,剧组还从香港及国外请来了最领先的专业技术团队。

在所有创作的过程中,磨难是必然的,成功也因此变得更有价值。影片《天安门》的内容不仅着眼于重大历史,而是在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意志。它的主角是"天安门",主题是"人民万岁"。就如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而电影也应该在文化传承和历史回顾上找到象征的意义。他希望这也是一部简单朴素、幽默真挚,把人民作为故事主体让百姓看了感动的电影。

好的作品应具备真诚的品质,叶大鹰和他的团队真诚地将《天安门》呈献给了观众。面对众多如《建国大业》的影片,《天安门》仍创出了200多个拷贝的成绩。虽然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财雄势大的运作,但看过影片《天安门》的人都会感动。

叶大鹰曾满怀深情地讲述着这样一幕场景:俯瞰的天安门,修缮一新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城楼上,8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终于挂起来了……开国大典前的一切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着,朝霞中的天安门流光异彩。约16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和庆祝游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工作激情和单纯,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叶大鹰,一个不老的顽童,非议过人也被人非议过,依然执著无悔地将自己的电影梦想随身携带,快乐前行。

赵大民:芳草尽处云海深

哈 树 张 星

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如今,再唱起这首《送别》,穿过茫茫时空,依然能够看到弘一大师远去的背影,能够感觉到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离愁别绪……

弘一大师李叔同才华横溢,博大精深,诗赋文章、金石书画、戏剧音乐无所不精,其弟子丰子恺说他:"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的人格魅力、传奇人生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追索仰慕。他盛年出家皈依佛门,毅然决然从锦衣玉食中抽身而去,成为一代高僧,完成了"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人生轨迹,也将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旷世之谜留给了历史。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新编话剧《芳草碧连天》,是李叔同的第一个话剧形象,诞生在他的故乡天津。天津人艺资深编导、80岁的该剧编剧赵大民说,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是天津唯一一位称得上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是真正喝海河水长大的名人。李叔同第一个把西方话剧引入中国,开话剧运动之先河,并培养了大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一大批杰出艺术人才。李叔同的一生追求真善美,对亲人、朋友、学生,他都是真情;入佛后他是善的,是儒家的忍耐之情和佛家的慈悲之本的结合;他与各类艺术的结合是美。如今社会,在市场经济下真善美太少了,我想呼唤一点儿真善美,这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

《芳草碧连天》以李叔同"以美淑世""以道育人"一生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脉络,撷取他生命旅程中几个转折点,用散点透视的手法,展示了这位文化巨人"由儒入释"的人生道路所带给人们的思考。这于今天这个标榜娱乐、张扬消费、到处充斥着物质诱惑的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二

该剧编剧赵大民一生与话剧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儿时他跟随从事皮影行当的舅父看了不少皮影戏,也读了大量的"影卷",即皮影戏的脚本。加上自幼背诵古典诗词,培养了他对戏剧的痴迷,也打下了扎实的文学艺术功底。16岁时他写了第一个剧本,尽管是一个小小的独幕剧,却在中学引起了不小轰动。1944年,刚中学毕业的赵大民参加革命,成为"七月剧社"的演员和编导,从此开始了话剧艺术的生涯,一生写戏导戏。

上世纪80年代初,赵大民参加编写天津市话剧运动史的工作,作为春柳社创始人的李叔同第一次走进了他的视野。赵大民开始搜集有关李叔同的各种资料,越来越多的史料摆到了案头,原本影影绰绰的李叔同逐渐面目清晰起来。怀着对这位文化先驱的敬仰,赵大民和妻子李郁文一起投入到对李叔同的追踪和研究中。

不久,他改编的电视剧《沙菲女士日记》投入拍摄,导演是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都郁。交谈中都郁知道了赵大民正在潜心研究李叔同,恰巧都郁也是李叔同的崇拜者,便约他将这个题材写部电影,都郁做导演。此后,都郁拖着多病之躯,提起行囊去寻找李叔同的足迹,遍访了弘一大师云游过的所有地方。1985年7月,赵大民和李郁文仅用了3个月就完成电影文学剧本《弘一法师》。不幸的是,都郁回来后病情加重,英年早逝。追悼会上打开都郁导演生前用过的提箱,满满一箱装的全是有关弘一大师的资料。悲怆之情萦绕在赵大民的心头:一定要将这个题材搬上舞台,为李叔同,也为都郁。

此后,赵大民夫妻几易其稿,精益求精,用全部心血完成了这部剧作。但由于经费和其他原因,这部戏几上几下,蹉跎了20个春秋。直到2006年才终于与观众见面,此时赵大民已是80岁的老人。

2007年是中国话剧的百岁生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钟海力排众议,拍板决定上《芳草碧连天》,以此纪念话剧百年,并作为话剧100年纪念活动的展演剧目。他还决定由剧院自己投资,天津人艺在《芳草碧连天》中投入了老中青三代演员的精华,形成了强大阵容。

赵大民和所有演员都为钟院长的胆识和魄力所感动。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个叫好却未必叫座的戏,五六十万元呀,这对剧院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这个剧钟海院长吃了不少苦头,硬是把这部戏给撑起来了。可钟海却从不提这些,只要需要支持的地方,他都尽力去做。连附近单位装修噪音太大影响排练,他都亲自去交涉。

三

赵大民认为话剧要有三元素:第一个是戏剧文学。他反对戏剧语言粗俗,即便演俗人,语言也要有文学性,而不是粗鄙得让人听不下去。第二个元素是形象性。从文学剧本转化到舞台成了舞台演出,一定要有形象性,要有特色。赵大民说,《芳草碧连天》中他和舞美设计王卫中多次碰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比如钢琴抬着很重,他就把钢琴放在一个角落。用金石印章作背景装饰,把李叔同的一生写得有张有弛,当中四幕是红尘滚滚,一头一尾青灯黄卷。第三个就是诗意。这是他特别追求的,无论什么戏都要有一种诗的意境。

"我是个非常有热情、有激情的人。"他告诉笔者,其实这一点我们从他排练过程中,就已经深有体会了。"有时排练中演员不跪,我说你不跪我跪,有一次跪下去了,3个人才把我拉起来。"后来演员们排的时候把膝盖都跪紫了,他很心疼,却坚持着。在他看来必须这样,只有大家都做到位,戏的高点才能出来。

赵大民与演员天天在一起拼搏,累了病了,全然不顾。

终于他的要求所有人都做到了。《芳草碧连天》上演了。可他依然不放心,每一场都坐在观众席上,审视台上,也观察台下,只要发现观众反映冷淡的地方他便马上调、马上改。他说,几十年了,他导演的戏,都是这么改出来的。



赵大民塑造李叔同这一话剧艺术形象,既倾注了他对这位大师人格和艺术成就的敬仰,也倾注了他全部的艺术感情和艺术理想。赵老的老伴也是该剧编剧的李郁文这样形容他们那一代人:"戏剧不仅是事业,更是一种信仰。我们年轻时把话剧称作圣殿。"在赵老的身上,我们领会了这样的境界。

"不要问我去向何方,我的去处云海苍茫。"台上,李叔同大彻大悟,一绝红尘;台下,观众瞩目凝神,遐想翩翩。李叔同的亲人,泪流满面;黑压压的观众,唏嘘感叹……天津人艺舞台上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弘一大师。观众席上,一位面目清癯的老先生在微笑。20年的梦,圆了。